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十 起閼逢敦牂盡著雍閹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 上既平元凶之亂依故事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

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更工衡翻乙丑魏以侍中伊䤨為司空䤨蒲撥翻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豉翻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内兄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為内兄既至江陵質初起兵與魯爽同詣江陵事見上卷上年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之中宜相推奉也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

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朔質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雅翻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屯陟倫翻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從之上義宣在荊州十年文帝元嘉二十年義宣鎮荊州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史歷言義宣質驕橫之由下遐稼翻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甫妄翻乘繩證翻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少詩沼翻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鈎圻米湓口米荊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鈎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水經注瀨水自南昌歷

郴丘城下又歷鉤圻邸閣下而後至彭澤圻音畿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檢詰謂檢校米斛而詰問擅用之由也詰去吉翻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密信密吏也說輸芮翻下說誘同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幾居希翻先悉薦翻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徐遺寶刺兗州直建康北魯爽刺南豫直建康西魯爽素奉義宣徐遺寶由義宣府參軍起故欲命之同逆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帥讀曰率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

義宣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韓白謂韓信白起且少主失德聞于道路聞音問同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沈慶之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為雍州柳元景其部曲將也將即亮翻下同誰肯為少主盡力者為于偽翻下為公同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溘苦荅翻又苦合翻溘奄也朝露言其易晞溘先朝露言奄然而死在朝露未晞之先先悉荐翻不得展其旅力毛萇曰旅衆也考孔安國書注亦然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帝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欲倚

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復扶又翻）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景平元嘉間竺夔守東陽有功）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誘音酉）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畧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弘則非同日反明矣）

又按長歴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有正月與二月耳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黄標戴黄以為標識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處昌呂翻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使疏吏翻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

板義宣等晉宋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令補車騎名修之先是臧質進號車騎將軍鎮尋陽朱修之進號平西將軍鎮襄陽進義宣丞相辭不受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諶氏壬翻將即亮翻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

奉乘輿法物迎之乘繩證翻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

此座與人乃止竟陵王誕時為揚州刺史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

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

欲以代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

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

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

詣道壇受圖籙冦謙之之遺教也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

歡為兗州刺史代徐遺寶　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

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歷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巳亥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欲以代臧質柳元景為雍州刺史欲以代朱修之雍於用翻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欲以代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遣使疏吏翻下同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將即亮翻下使將同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帥讀曰率舳音逐艫音盧以子慆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

江陵（慆土刀翻）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巳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喜曰臧質易與耳（易以豉翻）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蕭思話巳離彭城長史明胤守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宋兗州治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趣七喻翻）與質

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舸古我翻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陳讀曰陣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為荆州刺史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荆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驤思將翻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考異曰安都傳作胡與今從宗越傳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峴戶典翻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

督諸將討爽復扶又翻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少詩沼翻斷音短斷後古之所謂殿也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呼火故翻刺七亦翻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爽為南豫州刺史鎮壽陽徐遺寳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也宜

哉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爽施用失所故紕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去年慶之鎮盱眙今使之專征蓋魚督兖豫荷下可翻釁許覲翻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輕師言非重兵撲普卜翻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于常人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魯爽父軌軌父宗之三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驍堅堯翻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使疏吏翻上使元景進

屯姑孰考異曰桓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愚按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國南故曰南州載之宣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號曰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玄既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鎮姑孰正居是齋桓玄既誅司馬元顯出鎮姑孰起盤龍齋蓋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孝伯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少詩沼翻行下孟翻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果勝也克也決也恐非復池中物也復扶又翻義宣由此疑之

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絶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沈慶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玄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趣七喻翻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即亮

翻子反方度東峴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帥讀曰率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詢之皆戰死比必寐翻及也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己亥質遣尹周之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歷是月丁酉朔三日己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亥或者是己酉與辛亥也今宋書日闕疑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峴質又遣其將龎濃赴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龎皮江翻趨七喩翻時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戍南

浦其地則今之大信港也俗謂之扁擔河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按馬鞍山今謂之望楚山晉劉弘所改名也高處有三磴斷丁管翻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敗補邁翻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驍堅尭翻將即亮翻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

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埶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造士到翻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羸倫為翻幟昌志翻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樂音洛說輸芮翻復扶又翻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

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義宣自鵲頭至梁山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烟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埶攻之義宣兵亦潰艦戶黯翻覆數又翻下覆頭同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舸古我翻迸北孟翻戶艦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降戶江翻己未解嚴癸亥

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守手又翻）六月丙寅

魏主如陰山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

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

文敬曰（妓渠綺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紿蕩亥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

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又按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質往

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

（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八里）掇蓮實噉之（掇丁括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追兵至

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沈持林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艸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薈之（任音壬薈烏外翻）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杜驥元嘉中刺青州）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蓋韋崧之兵也或曰湘州刺史劉遵考之兵也夏戶雅翻）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即就翻賃也）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

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寳誠義宣使撫慰將佐翟萇伯翻將即亮翻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治直之翻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掩口而笑也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决而義宣惽沮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下夜復同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今從宋書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慆息子也及

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著陟略翻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守手又翻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南郡太守廨舍蓋在江陵城外廨古隘翻旦日超民收送刺姧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姧掾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翻別如字分別猶分離也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亦翻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

孝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使疏吏翻 別皮列翻）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由是遂分荆湘江豫之地置郢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將即亮翻）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惡烏路翻下同）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會工外翻）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巴陵江州武昌豫州西陽凡八郡永初郡國志及何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即

其地夏戶雅翻下夏口同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兵校戶教翻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自夏口入沔泝流而上至襄陽又泝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雍梁雍於用翻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自吳以來為重鎮既有見城見賢遍翻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守江之備船艦為急故以浦大容舫為便舫浦妄翻上從之既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復扶又翻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

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晉志曰五曹尚書一僕射二令為八座宋盖二僕射一令令丞相義宣自為討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何尚之此言為竺超民兄弟道地耳要一遥翻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

為于偽翻藏徂浪翻端坐待縛令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為蔚州至温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辠賜死騎奇寄翻

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

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上時掌翻稽音啓）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復扶又翻下同）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尚之慙而止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兖州刺史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申魏主還平城（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　丙辰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朱修之巳赴江陵柳元景又留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散悉亶翻騎奇計翻詰去吉翻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渡卅創二郊無樂宗廟雖有

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上欲削

弱王侯冬十月已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并幡蕃國官正冬不得徒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搁郭扇不得雉尾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妓不得綵衣舞妓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鉶舞杯柈舞長蹻伎趫舒九劍愽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

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止空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錯不得作五花及竪筍形聽事不得南向坐劒不得為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長知兩翻復扶又翻詔可　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為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為

尚書令　是歲以故氐王楊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統從才用翻楊保宗氐王楊玄之子故元和爲楊氏正統　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爲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四年始使頭戍葭蘆而頭爲宋堅守無貳心爲于僞翻　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於雍用翻上時掌翻　請以頭爲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知兩翻稱尺

證翻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壬子納右衛將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　乙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朗為秦雍二州刺史雍於用翻坐事誅后由是沒入宮為馮后專魏政張本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

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内論

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

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近其靳翻典籤

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長知兩翻素族出鎮典籤皆出

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

安吳喜為典籤吳分餘杭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

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

為于偽翻正得一州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復扶又翻稽音啟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為盜陘音刑魏選部尚書陸真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尚書蓋此時方置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丹陽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恭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熒惑

守南斗上廞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斗揚州分故厭之 揚州别駕從事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李寶以伊吾叛故擊之尉紆勿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

更賜爵隴西王更工衡翻賀上言今北虜遊蒐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場音亦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少詩沼翻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為武邑武彊衡水三縣地有司以聞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為于偽翻無此明

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自引服誣告之罪帝誅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十二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弃郡奔魏按沈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兖州而不載治所盖僑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鄄城縣舊置濮陽郡濮博木翻　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濟子禮翻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近息民患遠申主威

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并為一鎮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輪內方為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洛

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羌吕翻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檢束也勘察也丹陽尹顔竣駮之竣七倫翻駮多角翻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錢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徂浪翻下同

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 贍昌豔翻 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 去羌呂翻 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 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之少詩沼翻 賑國舒民 賑富也又舉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忍翻 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 言不

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隕翻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宗之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超毆烏口翻擊也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上時掌翻魏高宗曰此必妄也魏字衍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惡烏路翻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金紫

光禄大夫顔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供居用翻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部本翻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導從之次第曰鹵簿屏必郢翻常語竣曰吾平生不憙見要人語牛倨翻憙許記翻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顔竣之禍其父知之矣竣丁父憂丁當也郭璞曰值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

固辭表十上上時掌翻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之往也郡舍丹陽尹廨也賜以布衣一襲衣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主衣主御衣服唐尚衣奉御之職也就衣於旣翻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畋於崞山崞山在雁門郡崞縣崞古博翻　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尉眷為太尉録尚書事尉紆勿翻　二月魏人寇兗州向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　詔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向彭城

以禦之率所律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分為任城國後遂為郡宋省郡為任城縣屬高平郡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為于偽翻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辜而死我哭汝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三月庚申魏主畋於松山己巳還平城　魏

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　上自即吉之後三年之喪既除而即吉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陽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為藩王時竣為僚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朝直遙翻下同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爭則迸翻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為帝殺竣張本　癸卯魏主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翻下同刺史王玄謨上

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斷丁亂翻）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于雍部羣從羣從兄弟從才用翻）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疏吏翻）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書）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

復扶又翻

主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　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南史延孫傳作呂縣呂縣屬彭城郡而莒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為是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縣耳從來不序昭穆昭讀如字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長知兩翻上閨門

無禮不擇親踈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誕起兵討劭見上卷文帝元嘉三十年勸止上迎義宣事見上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南兗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以防之為帝討誕張本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二年春正

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釀者酤者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伺相吏翻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治直之翻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乙卯魏主如廣甯溫泉宮遂巡平州魏平州之地止遼西北平二郡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畋於廣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

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即信都也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彊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為長河縣屬德州

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

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酈道元曰魏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

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說輸芮翻

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朝直遥翻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

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升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屏必郢翻屏左右者欲其言無不盡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謁翻省悉景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

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屏蔽也屏處隱蔽之處屏必郢翻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八年皆至大官封矦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嘗事允在部下者而允為郎二

十七年不徒官魏世祖神䴥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至是年二十五年耳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言徒能侍立而不能規諌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伺相吏翻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小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上云二十七年不徒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時魏百官無禄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

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艸屋數間布被緼袍孔安國曰緼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禮記曰緼為袍鄭康成注曰緼舊絮也又亂麻緼於粉翻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悦為長樂太守樂音洛守手又翻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褊心者或不之信褊補典翻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慍於問翻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吶如悦翻又奴劣翻吶吶言緩也昔崔

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之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臯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嘶先齊翻聲破曰嘶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韵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為于僞翻嘗召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坐徂卧翻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

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之揖宗愛觀之則汲黯可以卧見衛青與之抗禮未為過也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五年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易以豉翻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是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己之深

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絶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書謝莊度

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為之漢置六曹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為刑部尚書改度支為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度徒洛翻覬音冀下同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尚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遴簡為選時之所瞻屬為望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散悉但翻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為之彧於六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

不異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以異也選部須絹翻復扶又翻覬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謐識武帝於龍潛蔡廓以方直著於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書臯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校戶教翻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六事周之六鄉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掾以絹翻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閱更歷也故能官得其才鮮有

敗事鮮息淺翻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也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列翻斷也一面一覿面之頃也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一司謂選部斷丁亂翻于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囂風謂喧競之風干進務得兼加謟瀆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復扶又翻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尚書古之納言也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堯典曰平章百姓孔注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不可必言不可必致也治直吏

翻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謂吏部置兩尚書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南彭城民高闍晉氏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闍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含翻妖於遥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爲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尼多出入宮

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拘言其不拘常檢也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顔劉之右顔竣劉延孫帝之腹心也自負才地地謂門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累啓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七徙官也再被彈削僧達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遥翻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路太后兄慶之嘗為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鄙其子舁音余又羊茹翻對舉

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禄位人以為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為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上因誣僧達與閣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稱尺證翻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太公屠牛于朝歌釣于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傅說築于傅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為相說於悦翻相息亮翻明敭幽仄書曰明明揚側陋敭與揚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

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謂諸州中正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華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謂之華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質也故白屋謂之素門寒士謂

之素士 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 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又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閥音伐 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後世直謂九棘為九卿 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 散悉亶翻長知兩翻 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折而設翻 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重直用翻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自河西還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

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敵必疑我有内難尉尉下紆勿翻難乃旦翻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車崙山北史作車輪山魏收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神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彊弩等將軍沈約曰晉太康十年置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浩之父上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

傳云魏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世祖遣孟䖍及殷孝祖赴討魏本紀孝祖修兩城於清水東詔封敕文擊之今從之青冀二州刺史顔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口非清水入淮之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穀城臨邑盧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傳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興蓋司空中兵參軍將即亮翻下同斬魏將窟瓌公等數人窟苦骨翻瓌姑回翻十一月魏征西將軍

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顔師伯禦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矟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本南安氐也刺七亦翻鎧苦亥翻矟邑角翻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别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騎奇寄翻兩音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刻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

入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朝直遥翻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定分同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

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覬音冀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問翻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堯翻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浪翻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原南史作愿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十一 起屠維大淵獻盡閼逢執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于高平兗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己酉魏河南

公伊㪍卒㪍蒲撥翻卒子恤翻三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為王畿六郡丹楊淮南宣城吳郡吳興義興也更以東揚州為揚州徙治會稽置東揚州見上卷孝建元年會工外翻猶以星變故也星變見上卷孝建三年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兗州刺史閬遵之子也垣遵即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城據河濟之會後人謂之垣苗城守式又翻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治直之翻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假古訝翻

假休假也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江夷江湛之父夷之弟曰僧安少有操行少詩照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息子也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灋物習唱警蹕此蓋言誕為揚州刺史時誕時一心奉上必無是事劉成誣告之也乘繩證翻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考異曰宋畧作道就今從宋書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鄰家祝詛

祝職叔翻詛莊助翻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劉道龍陳談之益先皆為誕所殺其父兄希指誣告以報子弟之讐耳詈力智翻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下遐稼翻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竟陵王府舍人也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畜許六翻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

曉明寶與閭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帥讀曰率陴頻彌翻）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作徒坐徒罪居作者繫囚逮捕在獄者）開門擊閭殺之（考異曰宋畧云已亥殺閭按本紀乙卯貶誕爵今從之）明寶從間道逃還（間古莧翻）詔內外纂嚴（考畧曰宋畧乙亥纂嚴按長歷是月戊戌朔無乙亥益已亥也）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騎奇寄翻將即亮翻下同）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誕為會稽季之為參軍及起兵討元凶以季之為將）素與都督宗慤有隙（宗慤為豫州兼督司

司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盱眙音吁怡）沈慶之至歐陽（水經注曰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余據此地則今之眞州閘也）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說輸芮翻數所具翻守手又翻）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使疏吏翻）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

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任音壬即加誅翦雀鼠偷生仰違詔勑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誕於帝同氣也故云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没豈顧萬没猶言萬死也謚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宫帷之醜豈可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同籍諸同宗屬之籍者朞親謂朞喪之親也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巳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

沈公垂白之年白髮下垂故曰垂白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少詩照翻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斷音短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也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帥讀曰率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先悉薦翻呼火故翻誑居況翻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誕自廣陵北門聲言出戰邪而趨東則海陵之路趨七喻翻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驤思將翻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易以豉翻為于偽翻復扶又翻築壇歃血以誓衆歃色洽翻凡府州文武皆加秩府司空竟陵王府州南兗州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時在朝為尚書右僕射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

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賁音奔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授南史作投當從之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誕之為此以帝猜忍欲以間慶之也慶之峻絕之益亦自為謀耳為于偽翻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竣七倫翻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僧達死見

上卷上年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鄭樵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令任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竣愈懼上啟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荅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許居謁翻復扶又翻下復沈同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折而設翻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即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沈其男

口沈持林翻顔竣失職怨望固為可罪而自尋陽東下之時保護之功不可忘也既殺其身又沈其男口孝武帝亦少恩哉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内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璽斯氏翻趣讀曰促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塞悉則翻塹七豔翻為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薇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

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使疏吏翻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荷下可翻背蒲妹翻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左司馬濮博木翻義母妻子皆在城内或謂義曰事必

不振言誕必陷敗不能振起也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人吏言為人之佐吏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帥讀曰率先悉薦翻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趨七喻翻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誕母文帝殷修華妻徐妃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

謂同氣相殘乃天理人倫之變必若以義滅親應涕泣而行誅也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抉於決翻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苦酒蓋醯之類也創初良翻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史言宗越之忍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沈慶之蓋悉獻其首故聚於石頭南岸觀古玩翻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史言當時近侍皆正人但諫不行言不聽耳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

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將攜也曇徒含翻）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謂深埋景粹之尸也）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璿音旋下遐稼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黄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范義蓋寓居豫章也蔡興宗之先亦濟陽人勞力到翻斂力贍翻）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

有上有慙色兄弟朋友皆天倫也與宗能不忘故交而帝忍誅屠同氣故慙宗越治軍嚴善為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治直之翻陳讀曰陣參初含翻差义宜翻又初佳翻參差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　辛未大赦廣陵既平故肆赦不齊也　丙戌以南兖州刺史沈慶之為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魏主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

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牛頭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峯如闕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即位以舊地為吉復還故處復扶又翻史終言之帝又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五路之制與金根車不同加羽葆蓋愈非古矣沈約曰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已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勛古勳字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　魏散騎侍郎馮闡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二月

魏衛將軍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以下文叛胡詣長安首罪觀之此河西益謂自龍門東至華陰河之西岸也三月魏人寇北陰平陰平道漢屬廣漢屬國都尉晉武帝泰始中分立陰平郡宋分立南陰平北陰平二郡五代志普安郡陰平縣宋立北陰平郡宋白曰文州陰平郡戰國時氐羌所據永嘉之後羌虜數叛遂立郡以遏之輿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朱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考異曰宋帝紀索虜寇北陰平孔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宋畧云索虜寇壯降平朱太守楊歸子擊破之按郡縣名無壯降平及孔提北陰平參酌二書當為朱提　今按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提縣五代

志武都建威縣後周併西魏之孔堤郡及縣入焉此時魏人益冠北陰平之孔堤爲北陰平太守楊歸子所破也當從宋紀朱提郡在南中時屬寧州去陰平甚遠益考異誤以宋紀宋畧二書所載合爲朱提也當讀作孔提屬上句宋畧所謂壯降平亦北陰平三字之誤朱字於下文無所附着當爲衍字

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

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本保太后尊爲太后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

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魏土地記曰下落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迎之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羣鳴于祠屋上故亦謂之鳴雞山杜佑曰嬀州治懷戎縣有鳴雞山本名磨笄山

丙戌尚

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復扶又翻　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樂安王良兵威臨之故首罪首式又翻　魏遣

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　壬午魏主如河西　魏軍至西平（西平漢落都之地禿髮所都樂都即落都也唐為鄯州）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畜許又翻）庚午魏主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詔沈慶之討緣江蠻　前廬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傳知戀翻又直戀翻）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

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蔡興宗立於猜暴之朝葬范義別周朗犯時主之怒而不加刑素行有以孚乎人也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世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被皮義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摴蒱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摴蒱采名有黑犢有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子五木也此亦師伯為佞之一端幾居希翻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

渠無諱與弟安周西走保據高昌今為柔然所滅沮子余翻 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朝賀朝直遥翻 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悦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遣使如魏使疏吏翻 魏主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并州北境為九原鎮太武真君七年置肆州宋白曰十三州志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

中鴈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户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原等縣即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二年置肆州寄理秀容城秀容縣忻州所治即漢末所置九原縣也治直之翻辛巳還平城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雍於用翻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决處昌呂翻深之及主帥每禁之主帥典籤也又齋内亦有主帥謂之齋帥帥所類翻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說輸

芮翻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疏使去翻記也好如字無好猶今人言無好處言將得罪也休茂曰為之奈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行事謂庚深之江左率謂長史司馬行府州事者為行事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雍州鎮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宋諸王有夾轂隊蓋左右親兵也出則夾車為衛帥讀曰率下同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已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凡府州僚屬皆謂之

佐史上時掌翻騎奇寄翻侍讀博士荀詵諫侍讀博士授諸王經者也詵疎臻翻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行下孟翻巡行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休茂盡力攻城為于偽翻義成太守治襄陽注詳見前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復扶又翻休茂母文帝蔡美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劉秀之孝建元

年不附義宣時為尚書右僕射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北中郎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冠古玩翻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為射聲校尉校尸教翻上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周成王既誅管叔因蔡叔封叔虞於唐封康叔於衛以藩屏周室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上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

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為不可乃止　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守手又翻)以棨信或虛(棨音啟傳也刻木為合符)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墨敕手敕也)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惲字君章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從千容翻)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宵夜也)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上聲)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廢者

皆復其舊魏罷羣祀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為濟陽王大明元年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此小新成又陽平王之弟也濟子禮翻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平原河津之要時魏未得青齊故於此置鎮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虎牢宋舊鎮為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豫州萬壽為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和龍燕舊都魏得之以為鎮後為營州樂浪音洛琅洛侯為廣平王　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真為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固

讓司空柳元景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

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朝直遥翻下同　考異曰宋畧此事在戊戌按長歷是月甲寅朔無戊戌元景在從公之上晉制文官光祿三大夫武官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從才用翻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産業累萬金

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

婁湖按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王氣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則婁湖當在新林東府間也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

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妓渠綺翻優游無事盡意

歡娱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從才用翻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 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沈約宋志曰晉江左胡寇彊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成帝延和四年僑立豫州庚亮為刺史鎮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爲刺史鎮邾城八年庾懌爲刺史又鎮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屯壽春九年還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眞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之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

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壽陽淮西爲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今按自宋元以來分立兩豫豫州治淮西南豫治壽陽孝建之初魯爽以南豫州刺史鎮壽陽居然可知也移南豫州於姑孰寔在大明五年自永初至元嘉七年兩豫必嘗復合而所謂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者葢指帝之大明五年後人傳寫沈志於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上下文皆有漏脫而劉義慶鎮壽陽通鑑在義熙十四年罷南豫州入豫州在元嘉二十二年

丁丑以潯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謚曰獻妃

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考異曰宋畧作子頊今從宋書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右

僕射劉秀之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冠古玩翻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眄彌見翻或作盻及爲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爲近畿大郡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刺史以山陰張岱爲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諸幼王臨州率置行府州事此命岱并巴陵國事行之後臨海王子頊爲廣州預章王子尚爲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南兖州勛古勳翻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帥所

類翻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既幼江左以來諸王出鎮僚屬呼爲主王諸公府僚呼爲主公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緝一作輯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少詩沼翻及子鸞爲南徐州復以岱爲別駕行事復扶又翻岱永之弟也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　魏廣平王洛侯卒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甲戌

制民户歲輸布四匹　是歲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雜户為婚也將即亮翻　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水則入湖陸則阻山皆依險而為盜賊

沈懷文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樂浪音洛琅　辛卯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　丁未策秀孝于中堂秀才孝廉也　揚州秀才顧濾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刑全聖作王音于況翻刑當作形　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顧法對策之意欲帝

謹厥身於宮帷衽席之間則可以化天下易以豉翻上覽之惡其諒也許愼說文曰諒信也諸儒說經者莫能易此義今此當以諒直爲義參考經典則直自是直諒自是諒惡烏路翻投策於地二月乙卯復百官祿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繼而國有內難日不暇給今始復百官祿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竣七倫翻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侍中王彧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彧於六翻和胡卧翻顏師伯以白上上益不悅上

嘗出射雉（自曹魏以來人主率好自出射雉射而亦翻）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恒戶登翻）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坐徂卧翻沈持林翻）嘲謔無度（謔迄却翻）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好呼到翻調田聊翻）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少詩照翻）豈可一朝而變非欲

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子勛帶號征虜將軍以懷文爲長史領廣陵太守子勛鎮南兖州故懷文以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正朝會也朝直遙翻事畢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以女病求申期申重也申期重爲之期也至是猶未發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懷文吳興人吳興在建康東上聞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沖行哭爲懷文請命見者傷之澹徒覽翻爲于僞翻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在塗炭之中不堪著眼也顧陛下

速正其罪言速正其罪者婉而導之謂若正其罪當不至于死也上竟殺之夏四月淑儀殷氏卒考異曰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宋書追拜貴妃謚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罔罔失志也若有若無也爲于僞翻頹廢政事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沈約志廬陵郡有東昌國吳立隋開皇十一年省東昌入泰和縣庚午魏主如陰山魏石樓胡賀畧孫反石樓胡即吐京胡也吐京有石樓山隋廢吐京郡爲石樓縣唐屬隰州長安鎮將陸真討平之將即亮翻魏

主命眞城長蛇鎮長蛇鎮在南田縣東南有長蛇水唐隴州吳山縣即其地氐豪仇傉檀反傉姑沃翻眞討平之卒城而還卒子恤翻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乙未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是日卒謚曰孝初晉庚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復扶又翻並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瀍枝派名墨條分班志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爲教反經提傳釋氏以自

西天竺來者爲經中國沙門譯而演其義者爲傳提拈掇也傳直戀翻拘文蔽道在末彌扇夫佛以謙卑自牧忠虔爲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謂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圓覺三也聲聞四也亦謂之四輩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沙門重戒臘以捨俗爲僧之年爲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稽音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比毗志翻並也總也禮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爲右僕射僧朗彧之父也　冬十

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九域志江寧府有龍山山形似龍江寧府即建康）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衆（亡逃亡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古者宗廟之制妾祔於妾祖姑漢氏以來薄太后生文帝鉤弋夫人生昭帝皆就園置寢廟未嘗別立廟也史言帝溺於女寵縱情敗禮爲干僞翻）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　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壬寅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自漢以來諸州皆有從事史假佐）上言何承天歷踈舛猶多（何承天撰歷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更造新歷（更子衡翻）以爲舊灋

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輙差二度截子亥翻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虚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虚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灋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灋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所謂今歷今灋皆祖冲之更造者也歷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又復於上元甲子上令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難乃旦翻

七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爲樂詆人以成其過謂之嘲發人之陰私謂之訐訐居謁翻樂音洛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會合也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古人畏聞父母名惟君所無私諱令人雖各有家諱然稠人廣座中往往不敢以爲諱吾是以歎隋世以前人士猶爲近古也由是恩寵大衰武帝以是怒江智淵何異孫皓之怒韋昭邪又議殷貴妃謚曰懷

上以爲不盡美甚銜之它日與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石柱（石柱墓表也）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畧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智淵不堪其耻退而自殺今從宋書）

已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二月甲寅上廵南豫南兖二州丁卯校獵於烏江（烏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曰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校戶教翻）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

夏四月甲子詔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

罪應重辟者陳讀曰陣辟毗亦翻皆先上須報先上其罪狀待報乃行刑此漢法也上時掌翻違犯者以殺人論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釁許覲翻戊辰以左民尚書蔡興宗曹魏置左民尚書左衛將軍袁粲爲吏部尚書粲淑之兄子也袁淑死於元凶劭之難上好狎侮羣臣好呼到翻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江南人呼中州人爲傖王玄謨太原人也故呼之爲老傖傖助庚翻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

爲鰫（鰫魚蹇翻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踣蒲北翻）又寵一崑崙奴（崑崙奴者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崙盧昆翻）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媟私列翻）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曹魏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昵尼質翻）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豫章興宗父廓也嘗爲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晉時廓爲司

徒左長史也相府息亮翻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産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音下可翻又如字壬寅魏主如陰山　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德願懷慎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數所角翻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膺胷也擗毗亦翻以手擊胷也詩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用下當有爲字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它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

亡妾耳史言上淫荒為下所侮弄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省悉景翻行戶剛翻一注目間能了七行文義又善騎射騎奇寄翻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被皮義翻藏徂浪翻壞音怪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為陰室藏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葛為燈籠以麻為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

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周公

無逸之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宋孝武是也

顗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産爲臨賀王 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已還平城 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褘爲司空 巳巳上校獵姑孰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明根連三年來聘長知兩翻

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

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歴陽甲寅大赦　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雲爲任城王任音壬　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夏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　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蒱戲樗蒱之戲也　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少詩沼翻　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復扶又翻　由是内外畏之莫敢弛惰庚

殂於玉燭殿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内入居臺城之内也建康無外城設六籬門而已百官第宅皆在臺城之外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顔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舊制外監不隷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以趙伯符爲領軍將軍始統領外監李延壽曰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延壽之言爲宋末嬖倖專擅發也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諱子業少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年十六大赦

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左傳魯襄公薨立昭公叔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爲明年帝以狂暴見弑張本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録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南兖州六月丁亥魏主如陰山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爲明年子勛起兵張本勛古勳字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受羅

部眞可汗魏收曰受羅部眞魏言惠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改元永康部眞帥衆侵魏帥讀曰率辛丑魏北鎭遊軍擊破之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衆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景寧陵在丹陽秣陵縣巖山廟號世祖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世祖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此都座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

堂也　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復扶又翻下復非復留同　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灋興等專制朝權朝直遥翻　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顔師伯但守空名而已義恭録尚書事師伯爲僕射而尚書事決於灋興等是守空名也　蔡興宗自以

職管銓衡興宗爲吏部尚書每至上朝上時掌翻朝直遥翻下同輙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爲于僞翻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橈恇怯也橈屈也恇去王翻橈奴教翻阿順澐興恒慮失旨恒戶登翻聞興宗言輙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選須絹翻選事選曹事也澐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闇音陰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澐興皆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下同左遷

興宗新昌太守吴孫皓建衡三年分交阯立新興郡晋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屬交州五代志交州嘉寧縣舊置新昌郡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五年薨　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灋興等惡王玄謨剛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爲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寧相傳讀從去聲劉禹錫詩從平聲　己丑太后殂　九月辛丑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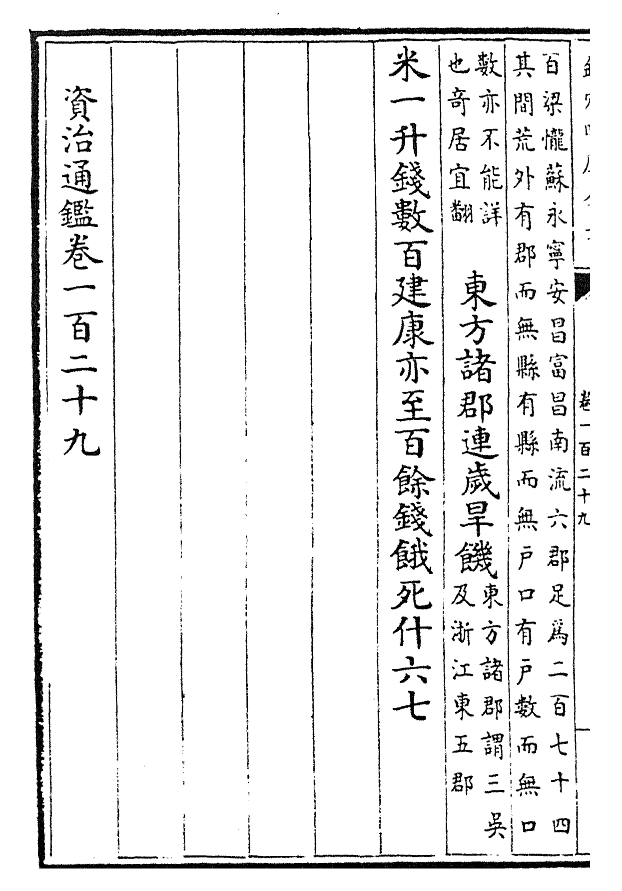
祿大夫　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寧陵王后從孝武帝謚當作武穆

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大明三年以丹陽等六郡爲王畿以揚州爲東揚州以會稽爲揚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爲司徒揚州刺史是歲青州移治東陽青州移治歷城見上卷孝建三年

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户九十四萬有竒此大較以沈約宋志爲據沈約作志大較以是年爲正然是年止二十一州耳沈志所謂二十二州以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置越州足之而此時又已省司州益止二十一州也揚州領丹陽吳興淮南宣城義興五郡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南徐州領南東海

南琅邪晉陵吳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淮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十七郡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二郡南兗州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泰郡南沛鍾離北沛臨江九郡兗州領泰山高平魯東平陽平濟北六郡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頓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陰汝陽陳留馬頭十一郡江州領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十郡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司州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荊州領南郡南平宜都巴東汶陽南義陽新興南河東建平長寧武寧十一郡郢州領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巴陵武昌西陽八郡湘州領長沙衡

陽桂陽零陵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慶始安十郡雍州領襄陽南陽新野順陽京兆始平扶風南上洛河南廣平義成馮翊天水建昌華山北河南弘農十七郡梁州領漢中魏興新興新城上庸晉壽華陽新巴北巴西北陰平南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南上洛北上洛安康南宕渠懷安二十郡秦州領武都略陽安固西京兆南太原南安馮翊隴西始平金城安定天水西扶風北扶風十四郡益州領蜀郡廣漢巴西梓潼巴郡遂寧江陽懷寧寧蜀越嶲汶山南陰平犍爲始康晉熙晉原永寧安固南漢中北陰平武都新城南新巴南晉壽宋興南宕渠天水東江陽沈黎二十九郡寧州領建寧晉寧牂柯平蠻夜郎朱提南廣建都西平西河陽東河陽興寧興古梁水十五郡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康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臨鄣十九郡交州領交阯武平新昌九真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九郡合二百六十八蕃以新立



百梁朧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足爲二百七十四其間荒外有郡而無縣有縣而無戶口有戶數而無口數亦不能詳也奇居宜翻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